

天下书盟
www.fbook.net

阿 苦◎著

仙魔侠^上

中国文联出版社



仙魔侠^上

阿 苦◎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仙魔侠/阿苦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104 - 02867 - 3

I. 仙…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107 号

仙魔侠

著 者: 阿 苦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48

字 数: 9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867 - 3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A decorative illustration featuring two stylized dragons facing each other, with their heads raised and tails curved. The dragons are rendered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artistic style, with detailed scales and flowing manes. They are position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title '目 录'.

第一章	血色童年	1
第二章	鬼体魔身	28
第三章	噬灵魔婴	53
第四章	激战凡尘	79
第五章	血魔秘辛	106
第六章	极限杀戮	131
第七章	月夜狼啸	154
第八章	入瓮者死	178
第九章	皇者归来	203
第十章	天下臣服	229



第一章

血色童年



“妈妈妈妈……妈，妈妈又走了，又像每次梦中一样，剩下一片黑暗。一阵刺骨的疼痛把他疼醒了，他睁开眼睛望了望四周，破旧的木屋一股刺鼻的霉味，有生气的，只有屋顶破烂的缝隙中，射入的几缕阳光和光束中飞舞的灰尘，“大哥，看看那小子醒了没有。”门外传来了一个尖细的男人的声音，‘醒个屁，十来岁的小崽子受了那样的伤，是你都醒不了。”一个粗鲁的声音紧接着传了进来。

“大哥那小子怎么处置呀？”

“怎么处置你他妈还用问我吗？一会儿喂他吃点东西，不要给他治伤，送到马六那里去，妈的，老小子老和我说，现在乞讨不好混了，嫌咱收的保护费多，把这小子胳膊或者腿弄去一只，给马六他带着吧，这小崽子眉清目秀的蛮可爱的，少个胳膊、腿什么的，还好要人同情。”

“大哥真是聪明呀，真是好办法，小三子能跟着大哥混，真是祖辈烧高香了”那个尖细声音的小三子谄媚地说。

“哈哈……你小子！老子就看上你这拍马屁的功夫了，要不老子才不会把你从大狱里带出来的，你去吧，对了，这小子送去以后，马六那每个月要多收两成，出去的时候把兄弟们都叫进来，前几天，城东的小刀帮和黑虎堂，都被刚冒出那个什么魔虎会给灭了，叫兄弟们开个会，有个准备。”

“是是。大哥，挨灭那几个帮会，怎么能和我们恶龙帮比呀？有大哥的英明领导，谁敢对咱们不利，那他的命也就到头了，大哥那我去办事了。”

脚步声传了进来，门“吱”的一声开了，一道刺眼的阳光，照在了这个满身是伤的孩子身上，他不敢睁开眼睛，孩子虽小可是他也知道这次不要说找到妈妈估计小命都要完了。

脚步声到了他的跟前：“唉……可惜这个孩子了，黑老大也忒他妈狠，小



孩子都不放过，孩子别怨我，这个世道我不动你我就没命了。”先前那个小三子说道。

听到他的声音孩子慢慢地睁开眼睛。

“大叔放过我吧，我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知道您不坏，放过我吧！”孩子哀求道。

“孩子你醒了？你也听到他的话了？好好吃个饱饭吧，这个世界哪有什么天理呀！大叔原来是个本分的庄稼人，被人诬陷审都没审，就关进大狱了，后来和黑老大一起逃出来，他心狠手辣，我要是放过你，他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也想活着。吃吧孩子，吃饱了那个马六就要来了。”

说完把饭碗放到孩子旁边转身出去了。

这个孩子叫什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今年九岁了，家在Q城的一个山窝里。他的亲人只有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妈，所谓的亲人，也只是个能给他个地方住，给口饭吃的人。

从他记事起，就听到身边的人老是“小浑蛋、丧门星”地说，慢慢地他知道了，别人口中的小浑蛋、丧门星就是他了，在他的音库里有爸爸、妈妈这两个词的，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把这两个词用声音大声地表达出来呢！

舅舅、舅妈的巴掌每天都会落在他的身上，外公、外婆虽然不会打他，可也只是不冷不热的，也就一次舅妈打得重了，他发起高烧。

恍惚中他听到外婆说：“这孩子也怪可怜的，要是托生到别人家也不会受这样的苦了，连你的妈妈都不想要你了。”那时候他知道了他也有妈妈，从那以后，他努力地收集着，舅舅、舅妈不经意说出的，关于他妈妈的一切信息。

直到有一天，他偷了舅舅兜里的五十元钱，决定要去找自己的妈妈。他徒步走出了山窝窝，坐上了一辆别人说会开到很远的地方的班车。到了这个城市，他有的，只是外婆手里那张老照片里，妈妈年轻时候的印象。

当他彷徨地站在城市的马路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的时候，一辆汽车迎面开来，把他挂倒在地。倒在血泊里，模糊中看到那辆车开走了，周围围观指指点点的人群却没有一个人来管他，直到他在人群冷漠的评论中失去了知觉，醒来却到了这个地方。



孩子正在回忆的时候，一阵脚步声打乱了他的思绪，小三子带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走了近来，多么慈祥的老人呀，让人可怜的老人，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现在眼睛却射出噬人的凶光。

“马六这就是老大给你的孩子，老大的意思我告诉你了，你看着办吧，只是……只是。我希望你以后对这个孩子好点，他是个苦命的孩子。”小三子慢慢地说。

“哟，我说小三子，你他妈蹲大狱的逃犯，现在开始发善心了，只要这个小子听话，我会对他好点的，眉清目秀的确实讨人喜欢，我还要他帮我赚钱呢，你和黑老大说一声收的钱也太黑了，我尽力，要不够不要怨我！”那个马六说，接着他走到孩子身边，把胳膊。腿摸了一遍，“那我现在就要动手了，小三子给拿把刀来，不忍心看就他妈出去，跟个嫩鸡似的！”

“孩子丢个左手吧，将来有腿还能走走讨饭吃，别怨我！这是你的命！”马六拿着把刀，凶狠地说一道刀光闪过，孩子又倒在了血泊里，他没有晕过去，疼痛和他屡次受到的凄惨遭遇，让他小小的年纪知道了恨，满腔的恨意！看着刚刚还好好地长在手上的手，他恨！恨那些虐待他的所谓的亲人！恨这个世间的一切！包括他在寻找刚刚还在想念的抛弃他的妈妈！

“啪……”一阵密集的枪声，伴随着惨叫传了进来：“兄弟们快跑，魔虎会杀过来了，他们手里有火器。”

马六吓地蹲下，看了看外面“噌”地跑到了仓库的后面角落里，甚至没来得及给孩子把血止住。慢慢地，枪声和惨叫声渐渐地停住了，一群黑西装的大汉拥进了仓库，为首的人看了看血泊中的孩子，和角落里瑟瑟发抖的马六，“把那个老东西杀了！”

为首的下达了命令，后面的人走上前去，一阵乱枪中，马六被打成了马蜂窝，结束了他肮脏的生命，“老大这个孩子呢？怎么办？”枪手看着孩子，问为首的老大。话音刚落，空旷的仓库中，忽然出现了一团乒乓球大小的黑雾，黑雾慢慢扩散，把孩子罩在了里面，一个威严的声音传了出来：“我要找的就是这个孩子，此子和我有缘，我带走了。”

为首的老大看到这团黑雾，听到威严的声音，仓皇地跪在地上“恭送祖师爷”后面的人也反应过来，随着跪在地上，慢慢地黑雾散了，孩子不见了，



留下的只有一只惨白的断手和淋淋的血迹。

无尽的黑暗，慢慢地一片鲜红的血色吞噬了整个黑暗，血色中一张张狰狞的脸，狞笑着扑向了他。

“啊……”孩子惊醒了，睁开眼睛环视着周围的环境，好大的山洞，柔和的光，在嵌在墙壁上的一颗颗珠子上射出，照亮了整个石室，顶上一根根突兀的石笋，如一把把利剑垂下，一条通道通向了洞的深处。

“这是在哪里？我怎么到这了？”孩子嘀咕着，翻身坐了起来，这时他才发现身上的伤全都不疼了，刚才发生的事好像是场噩梦，孩子使劲地揉了揉眼睛。

“我的手，我的手，”他惊恐地看着自己左臂，光秃的手腕上好像从没长过手一样光滑，怪异的情景，让他想起发生过的那血淋淋的恐怖，奇怪的是孩子没有眼泪了，“我是多余的！我真是舅妈嘴里的丧门星，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所有人都这样对我，为什么！”

最后的“为什么”被孩子嘶吼着喊出来，泣血的童声在山洞中回荡不绝，孩子的脸上，挣裂眼角流出的鲜血混着眼泪留了出来，血色的泪水。绝望的孩子在空旷的山洞中显得那么妖异。

“孩子来吧，来吧，向前走。”慈祥的声音带着爱的诱惑，孩子不知不觉走进了通往深处的通道，瘦小的身影消失在黑暗里。

时光如梭，转眼五年过去了，南疆的一座山势险峻的高峰上，天空中，隐约的一丝丝黑气，四面八方地向山腰的一个洞穴中聚集，洞中已是黑雾一片，黑雾不断地聚集。

大约过了两个时辰后，黑雾渐渐地变得稀薄，两个盘坐的人影在黑雾中时隐时现，所有的黑雾分化成两根雾柱，像有生命一样，向两个人影飘去，在百汇穴进入了身体，洞中慢慢地变得明亮起来，两个人影一老一幼，老的那个形象威武黑红的胡子如关云长再世，这时老人睁开眼睛，一缕如同实质的精光在眼中射出。

“苦儿你感觉怎么样？”

“爷爷，今天孙儿体内的魔气已经成形了，那个黑妖的精魄内丹，也完全地被我炼化了。”



少年这时也醒了过来，好一个漂亮少年，如玉雕似的五官，精致的脸上一双钻石似的眼睛，深邃的眼中迷蒙着怪异的黑雾，唯一的不足就是这个少年少了一只左手，不错，他就是五年那个可怜的孩子，这个老人就是石室的主人——南宫无妄。

五年前，南宫无妄救回孩子，并收其为孙，为孩子取名南宫苦，这五年来，南宫苦在老人这里，感受到了从没感受过的亲情慈爱，现在在他的心中，这个世上能称得上亲人的只有他这个爷爷了。

“苦儿，你的功法已经登堂入室了，有些事爷爷要告诉你了，你只需好好听着，不要害怕。”

南宫无妄抚摩着孩子的头说。

“爷爷您说吧，苦儿在爷爷身边什么都不怕的。”南宫苦坚定地说，看到孩子的坚定，南宫无妄慈爱的眼神中，多了一丝满意，轻点一下头说道：“五年前，爷爷因为一些俗事下山，正当事了准备回山的时候，看到一股冲天的怨气，爷爷派人循迹寻找的时候，就找到了你，因为你的根骨奇佳，又一身的怨气直冲天际，正适合练习本门的魔功，于是把你带了回来。”

“这五年来，爷爷用千年黑妖的精魄为你筑基，加上你的勤奋聪慧，已把本门的通天魔经修至小成。几千年前，本教名为通天教，教主通天教主可怜草木动物修炼不易，稍有小成者，便被那些所谓的正道修真仙人以诛妖为名杀戮，于是，组建通天教，庇护那些一心修行的草木动物之精，并以无上智慧为各类教众创造各有所适的功法，主张魔亦可入道。”

“于是被那些所谓的正道，视为眼中钉，屡次挑衅。怎奈教主功参造化，将挑衅之人皆打败而回，后来正道先人聚众清剿我教，教主摆下诛仙大阵，来犯仙人死伤无数，可是正赶上教主最后一次天劫降临，诛仙大阵功亏于溃，我教被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联手所破，教众死伤惨重，通天教主为保我教一脉，拼得肉身尽毁。灵魂重入轮回，可是元始天尊与太上老君道法高深，我教逃出之人仍屈指可数。”

“当年诛仙大阵分为四个阵门：诛仙剑门、戮仙剑门、困仙剑门与缚仙剑门，爷爷就是当年通天教主座下，四大魔使的诛仙魔将，也是诛仙剑门的守门者，这几千年来爷爷隐居深山苦修魔经，希望以魔入天道，给那些所谓的正



道看！

“只可惜爷爷当年一战魔婴受创，至今为止也只能窥天道却不得其门而入呀，苦儿，爷爷的话你听得明白吗？”南宫无妄一口气说完，仿佛又回忆到当年的惨痛，满脸悲戚。

南宫苦看着爷爷的神色，紧紧地握住了爷爷的手：“爷爷，苦儿明白了，爷爷的意思是告诉苦儿，苦儿修炼的就是教主他的通天魔经，爷爷是希望苦儿以魔入天道，为通天教报仇是吗？”南宫苦说完，眼睛紧紧地注视着爷爷，生怕自己说错了，让这个他现在唯一的亲人失望。

“孩子爷爷很高兴，你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心智，没有要爷爷失望，也许，通天教所有教众的心愿就落在你的身上了，只是关于报仇你说错了，爷爷也想过报仇，可是通天教当年一役已经元气大损，所剩之人也寥寥无几，再说这许多年来我也想开了，当年也许就是通天教的劫数，不然怎么教主的天劫，恰在那个时候降临呢？”

“你只要勤炼通天魔经就可以了，其他的，只要人不犯我，我就没有必要再去结怨了，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切忌妇人之仁，人若犯我，必要斩草除根，当年如不是教主慈悲，将挑衅之人悉数放回，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大批仙人来清剿了。”南宫无妄的脸上布满了愤怒，又想起那些以怨报德搬弄是非的小人。

“爷爷的教诲，苦儿会铭记于心的，爷爷不要生气了。”

南宫苦关心地说。

“哈哈……爷爷失态了，想我修炼几千年，至今仍被一个嗔字所困，真是惭愧呀！苦儿如今你魔基已筑，从明天开始，就要正式修炼通天魔经了。”南宫无妄说完不待南宫苦答话，屈指一弹，一点光亮在指尖飞出，随着光亮一闪不见，空旷的石室中，多出了十二个恭身而立的黑衣人，南宫苦没有看出他们是怎么出现在石室中的，他们的出项就像凭空冒出来的一样。

“参见主人，参见少主人。”黑衣人整齐地说，南宫苦哪见过这种场面呀，在一众人的行礼中手足无措的看着他的爷爷。

“免礼吧。”南宫无妄威严地说。

“是主人。”十二个黑衣人自觉的分立两旁。

南宫苦这才看清楚为首的是个老人，花白的头发油滑地被发蜡背梳过去，



一身带着蕾丝边的礼服，一个金色的怀表放在左胸的兜里，露出了一段金灿灿的表链显得那么的高贵典雅。

“你们分别向少主人问安吧。”

南宫无妄吩咐道。

为首的老人抬起头，看到南宫苦好奇的目光。略低下头，慢慢地走到中间，左手贴在胸口上深鞠一躬“尊贵的少主人，我是柯那，会是您最忠实的仆人，您有什么吩咐柯那会尽量为您办到的。”

说完弓着身子退回了原地。

第二个走上前的，是个矮小的男人。唯一引起注意的地方，是他的那双小小的眼睛开合间一道道精光“少主人万安，小的是鼠大，是您的下人。”说完退了回去。

接着后面的依次问安，方式和鼠大的一样，依次是牛二、兔四、龙五、蛇六、马七、羊八、猴九、鸡十、狗十一和猪十二。其中兔四，蛇六和鸡十都是女人，拥有着天使的脸蛋魔鬼的身材的女人，所不同的是，兔四柔弱到让人禁不住怜惜的气质，蛇六的妖艳魅惑，鸡十的妩媚泼辣。

“这是他们的名字吗？怎么这么奇怪？”南宫苦满脑子的疑惑。

南宫无妄看出了南宫苦的疑问，笑了笑。

“爷爷再给你介绍一遍，柯那的始祖与爷爷同是通天教主座下四大神使，爷爷是诛仙魔使，他是戮仙蝠神，当年本教被破的时候，蝠神也身受重伤，流落异域，几千年来繁衍生息已成一族。

“但因当年蝠神受伤极重体质退化，所留子孙都是他重伤后的体质，蝠神修炼的是化血大法，可是由于子孙的体质退化，却没有人能够修至最高的第九重了，虽然化血大法三重之后，就可化为人形。可是却蝠性难去，依旧要靠吸血为生，且见不得阳光，修至第七重，方能摆脱蝠性，可在阳光下行走，但是阳光下能发挥的功力，只是夜晚的十之三四而已。

“柯那是蝠神直系一脉，第二代子孙，蝠神弥留之际选出柯那来爷爷这里，要爷爷在通天魔经上，寻找能改变蝠神子孙退化体质的解决方法，柯那来了七百多年，我除了魔经中最高境界的奥秘无从得知外，寻遍整部魔经，却至今收获不大，柯那现在就到了他修习的瓶颈，已修到了第八重的蝠妖体，也就



是柯那他们血族的……什么级来着？”南宫无妄好像忘了似的看向柯那。

“禀告主人，您口中的蝠妖体就是我们的亲王级。”柯那恭身回答道。

南宫无妄又指向了其余的十一人：“这十一人的名字你觉得奇怪吗？苦儿”。

“像动物，对了，像十二生肖，可是要是十二生肖的话就少了一个呀？”
南宫苦终于逮住了机会把他的疑问说了出来。

“呵呵……我的苦儿真聪明，当年本教有十二魔君，就是十二星宿修炼而成，可惜当年十二魔君无一幸免，他们是十二生肖中潜心修行的佼佼者，爷爷看他们修行不易，就带在身边，将当年十二魔君的功法分别传授，现在他们都有所成就。

“鼠大已经三千三百年了，经历了三次天劫，其余的也都有两次了。至于少了的那个你认识的，就是当年爷爷救你的时候，杀死害你的人那些大汉的首领，他就是虎三，那个帮派就是虎三入世历练所创建的。

“十二生肖中除了三个丫头长年在山上修炼，其余的都在世俗中有另一个身份历练的，这些你以后会知道的，明天爷爷要下山去为你搜集恶鬼魔灵，为你炼制升魔丹，提高你的魔功，爷爷不在的日子你要听柯那和你三位姐姐的话，勤加练功，不要让爷爷失望知道吗？”

“爷爷你要下山吗？要去很久吗？苦儿会想你的。”南宫苦乍一听爷爷要离开自己惊慌地说。

“不会去很久的，苦儿你的魔基已筑，虽不用像从前那样整天修炼，可是每天至少要吸收天地魔气两个时辰，他们会在一个月后下山，在这一个月里你要尽量地多学点东西，长点见识，你早晚也要下山历练的。”南宫无妄慈爱地摸着南宫苦的头顶说，接着转过身子看着座下的十二人，“你们一月以后下山，一个月里把些有用的经验，及你们专擅的适合苦儿炼的魔术教给他，三个丫头要好好地照顾苦儿的起居，柯那过一阵子，你在你的直系族人里找一个年轻的机灵的来陪苦儿，苦儿乃我通天一脉教主传人，尔等要想对待我一样对他知道吗？！”

“谨遵主人法旨。”十二人一起俯拜下去。

转眼间南宫无妄已经离开山上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南宫苦在柯



那等人的陪伴下倒不觉得寂寞，并且很快地和三女打成一片，童年的凄惨遭遇所压制的少年心性在无忧无虑的快乐日子中彻底的释放了出来，通天魔功也进展神速，鼠大等人下山前留下的法术和处世经验也被他消化得七七八八了。

“柯那你又要睡觉了吗？整天地钻进破棺材里你闷不闷呀，我陪你聊天，你给我讲故事，把你那红酒拿出来，咱们边喝边聊怎么样？上次你讲的你们血族与那什么光明神教的大战我还不知道结果呢？”南宫苦纠缠着柯那说。

“我尊敬的少主人，柯那这一生最后悔的就是教了您那么多东西，您天资聪慧，所学皆有小成，可是为什么教您的高贵典雅在您的身上没有表现可是对酒的兴趣却是一日千里呢？

“那些几百年的陈年葡萄酒，我的族人每年才会孝敬给我不到十瓶，可你听了两次故事就喝了我两瓶多了，我恳求您不要再拿听故事做幌子骗我的酒喝了，留下点给你忠实的仆人吧，毕竟我们血族的高贵只有这些顶级的红酒才相得益彰的。”柯那可怜巴巴地说。

“哦，柯那爷爷你也给我来一下你们血族的那个初拥吧，那我就是血族了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你的酒窖里分享你的高贵呢？”南宫苦嬉皮笑脸地说钻石般明亮的眼睛中闪烁着狡猾的光芒。

“我的少主人，要不是老主人在每个洞中都设置了防御阵法，我想凭您和鼠大学的缩骨术和狗十二学的遁形术你是不会这样客气地和我商量吧？我们血族的初拥只能发展血统不纯的低级血族，他们是配不上顶级红酒的价值的，呵呵不过如果您一再要求的话，我是不会吝啬我的初拥的，毕竟服从主人的命令是我作为仆人应尽的义务。”说完，柯那的眼睛变得全部暗红，两只獠牙伸了出来。

“算了，算了，你还是回你的棺材里用你的红酒漱漱口吧，还高贵呢，都不讲卫生，看到你的牙缝里我可以确定你午餐吃的是牛排，而且是五分熟的，好恶心呀，拜托你没事照照镜子好不好。”

南宫苦见自己骗酒的阴谋没有得逞，站起身子就要走，临走时还不忘记对柯那人身攻击一番。

看着南宫苦在黑雾中消失的身形，柯那变了回来，无奈地摇了摇头，向棺材走去，进去的时候胳膊下夹了一面镜子。



“老柯那，老吝啬鬼早晚把你高贵的象征喝得一滴不剩。”南宫苦愤愤地嘀咕着。

“去哪里呢？对了，去蛇姐姐那里，蛇姐姐做的饭菜最香了。”一团黑雾中南宫苦摸着咕咕作响的肚子消失不见了。

粉色调为主的布置，古色古香的梳妆台，无一不说明石室的主人是女人，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看！石室中间的大浴盆中散发着香气缭绕的水雾，伴随着轻轻的水声，水雾中的人影时隐时现。

“谁！出来。”美女警觉地睁大了眼睛身体蹲到了水里，玉手一挥一条手臂粗细的青气以浴盆为圆心向四周扩散。

“蛇姐，是我啦。”南宫苦现出身形，看到快到眼前的青气，屈指弹出了一道黑色气束像把剪刀一样把包围迕来的青气剪开，黑气束一直延伸到蛇六的面前像个烟花一样炸开花做朵朵雾花。

南宫苦要完贫自顾自地走到桌子边上抱起茶壶一阵牛饮，然后拿起桌上的糕点大吃一通。

“慢点慢点，又没人和你抢，别噎到了。”看着南宫苦狼吞虎咽的吃相，蛇六一手拿着茶杯一手轻抚南宫苦的后背，看着眼前的南宫苦想起说要娶她的话蛇六的眼神渐渐地迷离了，一片羞红悄悄地爬上了她如花的俏脸。

“六年前那个可怜的孩子，现在已经是男子汉了，欢乐又回到了他的脸上，只有在夜里听到他做噩梦惊醒的声音才知道童年的凄惨对他的心灵伤害有多大，可是第二天他一样勤奋地修炼，嬉笑打闹，生怕任何人会因为发现他的痛苦而烦恼，坚强懂事的孩子，将来也是个好男人，真希望会永远给他做饭侍奉他。”

“啪。”

“嘻嘻我吃饱了去练功了。”南宫苦吃完后看到蛇六红红的俏脸，忍不住地使劲亲了一下后跑了出去，“小坏蛋，吃完饭不知道擦嘴，把油都蹭到我的脸上了。”看着南宫苦渐渐远去的背影，蛇六拿块手帕用力地擦着脸。

南宫苦回到了练功室，盘膝坐到了黑色蒲团上，一股阴气由蒲团导入体内，这个蒲团是南宫无妄在极阴之地所采的整块极阴之心雕制而成，能自动地采集天地阴气，对南宫苦修炼通天魔经有事半功倍的作用，整块极阴之心也只



雕制成练功室中两块蒲团而已。

南宫苦纳息入定，把阴气归为一束循环于经脉之中，同时洞外聚集而来的黑色天地魔气慢慢地由百汇进入身体与体内阴气纠缠冲撞，逐渐地都被南宫苦本身真气所融合变为墨玉似的半透明真气。

真气缓慢地运行至百汇迎接百汇纳入的黑色魔气，在眉心处相互融合旋转成一个花生大的雾珠，雾珠自行旋转，可是不一会儿雾珠又自行消散溶入真气，反复几次，南宫苦身上已经是大汗淋漓了，身上微微地颤抖。

大约一个时辰后，洞外的天地魔气停止了聚集，南宫苦软倒在地上，过了一會兒慢慢地坐了起来。

“唉，还是没有结成魔丹，爷爷说要是能结成魔丹，就算正式地踏入了修魔道了。”

想起了爷爷，南宫苦转身轻抚着南宫无妄练功时的蒲团潸然泪下。

“要是没有爷爷，也许我现在早就死了吧，现在所有的人都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照顾我，小气的柯那不让我老是喝酒，就是怕我不能勤奋修炼，沉迷享乐吧，明明是为了我好却还要装出那么小气的样子。”

南宫苦想到这里，心中一热，突然身下的蒲团涌入了一股巨大的阴气，出其不意地把南宫苦本身真气包围起来，横冲直撞地冲向了百汇，受了魔气的牵引洞外又聚集起了漫天的魔气，疯狂地冲入洞中，裹住了南宫苦的身体，钻入南宫苦的口鼻及身上的每个毛孔与体内的真气厮打着。

南宫苦感觉自己好像陷入了深深的沼泽，不断增加的压力和无法呼喊的窒息，体内经脉被阴气和魔气当成了厮打的战场，内外交织的痛苦中，南宫苦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明亮的四周，爷爷、柯那、鼠大哥和其他的几位哥哥、蛇姐姐、兔姐姐、鸡姐姐，一个个都站在前面的不远处微笑着走向了自己，南宫苦下意识地迎过去，可是无论怎么奔跑，就像在原地踏步似的无法拉近和爷爷他们的距离。

这时明亮的环境好像被乌云笼罩了似的，顷刻间黑了下来，看不到爷爷他们了，南宫苦焦急地向着爷爷他们的方向奔跑，终于他抓到了一个身体。

“爷爷，是你吗？爷爷。”

那个身体的脸部亮了起来，不断地变换着面容，冷淡的外公、外婆，刻薄



的舅舅、舅妈，凶狠的黑老大，残忍的马六，一个个狰狞的脸，南宫苦吓得放开了手往后退去，脸孔变成马六的时候停止了幻化，马六残忍的狞笑慢慢地逼近了南宫苦，扬起刀，落下！

暗黑的环境被血的红色慢慢地侵蚀，一片刺眼的血色。

“我的手，我的手。”南宫苦看着地上自己血淋淋的断手惨叫道。

“这是你的命！”马六在嘎嘎的尖笑中消失不见了。

南宫苦呆滞地看着惨白的断手和淋漓的鲜血。

“我的命吗？！上天要我降生到这个世上就是折磨我吗！如此无情要天何用！！！”南宫苦抬头质问着上天，一声响雷，豆大的雨点瓢泼似的下了起来，冲淡了血色，连断手都不见了，慢慢地环境又恢复了初始的明亮，刚刚的一切仿佛从来没有发生一样，只有南宫苦仰望上天的俊脸上血色的泪珠诉说着自己满腔的怨气和对上天无尽的诅咒。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如无情与魔无异，魔如有情魔为正，天道轮回，魔亦可入天道。”一个古朴的声音用高昂的语调说出，声音中的每个字都变成了实体的文字散发着魔色光芒在天地间摇荡，漫天地扑向了南宫苦，隐入他身体不见了。

“我怎么躺在床上？姐姐们你们怎么哭了？”

南宫苦睁开眼睛看到了抓着自己手的蛇六，还有坐在床边不时地为他擦汗的兔四与鸡十。

“弟弟，你可醒了，吓死姐姐了。”看到他睁开眼睛，三女异口同声地说道。

南宫苦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血红的眼泪在眼角流了下来。

“弟弟你怎么了？姐姐看看你的眼睛，是不是受伤了？”蛇六关心地俯到了南宫苦的面前。

“姐姐我没事的，不会死的，嘻嘻我还要娶姐姐呢。”

南宫苦笑着说。

蛇六细心地检查完南宫苦的眼睛，确定南宫苦没事后才放下心来，这时听到他的话，羞涩地说：“老实点，刚醒，就开姐姐的玩笑。”说完害羞地走到了一边去了兔四和鸡十听到了南宫苦的话，相互地看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



中滑过了一丝落寞。

“恭喜少主人，魔丹初成。”这时鼠大的声音打破了洞中的沉闷，南宫苦听到了鼠大的声音这才看到柯那和九位哥哥。

“众位哥哥你们怎么都回来了？”南宫苦挣扎的想坐起来，可身体一阵无力又躺在了兔四的腿上。

“弟弟，你差点吓死我们，你都已经昏迷了一个月了，是我们通知大哥他们回来的。”兔四一边心疼地给南宫苦擦汗一边说道。

“少主人，你魔丹初成，请好好修养身体。”鼠大恭身说道。

“魔丹？什么魔丹？我练功的时候没有凝成呀？”南宫苦听到鼠大的话，莫名其妙地问道。

“至于怎么炼成魔丹，卑职也不知道，可是少主人的魔丹确已成形了，只不过不是黑色的，是像你刚刚的眼泪一样的血红色，什么原因还要等老主人回来才能知晓。”鼠大解释说。

原来所有的修真之人中，道家讲究，看破红尘，脱离凡俗，无欲无情，潜心修行，可是通天一教的通天魔经却讲究，以情为引，大爱大恨入魔道。

南宫苦当时思念爷爷，感激众人，引发至爱之情，回忆过往凄惨遭遇引发大恨之心，正好符合了通天魔经的需要，方自动引发阴气与魔气，凝结成丹，至此南宫苦终于踏上了未知的修魔之道，至于幻境中的那个声音，请读者往后看便会知道，这里容我先卖个关子。

“尊敬的少主人，看到您的贵体无恙，您忠实的仆人柯那，深深地为您高兴，我要给您介绍个人。”柯那恭敬地说道。

“尼欧过来，见过少主人。”柯那回身喊道。

“见过少主人，恭喜您神功初成，您的天资聪慧让我崇拜万分……”南宫苦好奇地看着下面行礼的不断啰唆的陌生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笔挺的礼服，锃亮的尖头皮鞋，两只手上不同的手指各戴了一枚钻石戒指，一头棕红色的头发，有二十多岁的样子，古铜色的英俊脸上，一双邪气的眼睛随着上下不停的嘴唇滴溜溜地乱转。

“啪”的一声，站在他身后的柯那看着他的这个啰唆半天，唾沫星子乱蹦却还没有说到重点的孙子实在忍不住了，一记栗暴敲在了尼欧的头上。